

# 传教士卜道成对朱子人性哲学的 诠释与翻译\*

## Joseph Percy Bruce's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on Zhu Xi's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赖文斌

LAI Wenbin

### 作者简介

赖文斌，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AI Wenbin,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chang University.

Email: 13707034113@163.com

## Abstract

Joseph Percy Bruce (1861-1934), a British missionary Sinologist, gaine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from almost four decades living in China. Bruce undertook the task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ng Zhu Xi's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preserving the inheritance and ethics of Zhu Xi's philosophy. Through the domestication method in translation, Bruce aimed to find common ground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Drawing upon primary sources, this paper analyses Bruce's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Zhu Xi's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from three key angles: Chinese history, Western culture,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then explores the reasons behind certain misinterpretations and mistranslations in Bruce's work.

While acknowledging Bruce'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in opening a new path for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disparities between China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nations, which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some of the misinterpretations found in Bruce's study.

**Keywords:** St. Joseph Percy Bruce, Zhu Xi, Human Nature, Interpretation, Translation

朱子学的海外翻译与传播在很长时间内都与西方宗教教义相联系，将朱子学思想内容与西方宗教进行比附，采取一种“以西释中”的路径，如将“天”“理”等同于西方的heaven、god、reason、law等。也基于此，长期以来对朱子学的翻译传播主要停留在“碎片式”的译介，未能引起全面的关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传教士卜道成在山东完成了一部朱子学译著和朱子学研究专著，重点诠释了朱子的人性哲学，成为英语世界第二部朱子学译著<sup>①</sup>，并开启了英语世界朱子学的系统研究。

朱子集理学思想之大成，没有通过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很难把握其思想内涵。卜道成从历史脉络中系统阐述朱子思想之源，并侧重诠释和翻译朱子人性哲学，在西方汉学界具有很深的影响。然而，受语言和时代的阻碍，国内学界对卜道成的学术成就知之不多，不甚了然。由之，本文对卜氏的朱子人性哲学诠释与翻译做一系统考察，揭示其朱子学诠释路径及意义。

## 一、从历史视角解释朱子人性

卜道成 (St. Joseph Percy Bruce)，又译作布鲁斯<sup>②</sup>，浸礼会 (English

---

\*基金项目：本成果受到江西省社科规划基金支持（项目号：23YY05）。[This paper is sponsored by Social Science Fund of Jiangxi Province, Project Number: 23YY05.]

<sup>①</sup> 第一部译著为传教士麦格基1874年翻译的《朱子全书》49卷，并取名为“儒家宇宙论”，参阅赖文斌：《“理”屈且词穷：麦格基与第一部朱子文献英译本》，《中国翻译》，2020年第3期，第49-58页。[LAI Wenbin, “McClatchie and the Earlies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3, (2020): 49-58.]

<sup>②</sup> 但也有学者将卜道成与布鲁斯分别指称为两个不同的人，参阅张品端：《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378页；程利田：《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50页。[ZHANG Pinduan,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 of Neo-Confucianism in Oversea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9), 378. See also CHEN Litian, *The Communic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n Overseas* (Fuzhou: Haixia Wen Yi Chubanshe, 2016), 250.]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传教士, 英国近代著名汉学家。卜氏1887年抵达山东传教, 1908年在济南筹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 后与其他西方教会一起创办了被誉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教会大学之一的山东基督教大学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又称齐鲁大学), 并担任首任校长, 1925年退休携眷回国, 嗣受聘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院长, 汉语教授, 1934年逝世。

卜道成在中国时间长达近40年, 对中国和汉语都非常熟悉。在传教的同时, 学习和研究汉语、协办教育, 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更为重要的是, 他研习中国文化和哲学, 著书立说。其中, 最突出的著作为两部研究和传播朱子学的姊妹篇: 一是节译渊源斋御纂《朱子全书》其中7卷, 并取名为《朱子之人性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1922); 二是撰写《朱子及其师承》(*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923)<sup>①</sup>, 两部著作均在1973年纽约再版。此外, 卜道成还于1926年翻译了朱熹注解的周敦颐的《通书》选段诚上、诚下并发表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学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上。

在上述著作中, 卜道成注重从历史视角解释朱子人性, 强调朱子哲学的传承性, 突出表现在《朱子及其师承》这一专著上。该著全书分为四篇十四章, 第一篇宋代五哲, 分四章分别介绍宋代五位著名哲学家的情况, 其中程氏兄弟合为一哲。第一章是关于背景的介绍, 第

<sup>①</sup> 该书在国内已有两个译本, 其一是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由谢晓东译《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 其二是2014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由张晓霞、张洪翻译《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 朱熹》。[J. Percy Bruce,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 XIE Xiaodong (Xiameng: Xiame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See also J. Percy Bruce,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 ZHANG Xiaoxia and ZHANG Hong (Shanghai: East Press, 2014).]虽然国内已有两个中文版, 但笔者觉得书名的翻译没有完全体现出书中的主要内容, 故笔者译为《朱子及其师承》。

二章周敦颐 and 邵雍，第三章程氏兄弟和张载，第四章为朱熹。第二篇朱子的宇宙论，分三章介绍了朱子的理气观、第一因和宇宙的演化和道。第三篇朱子的人性论，分四章介绍了义理之性、气质之性、心和德与德性。第四篇朱子的有神论，共三章，分别是天、天地之心和结论。为了向读者阐明朱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来源，该书开篇首先介绍了北宋五哲的大致情况，限于篇幅和写作重心的考量，对前面四人仅限于生平介绍，对理论内核的系统阐释较少。对于朱熹，作者分成7个时期详细介绍了其生平经历，对朱熹在接受教育、仕途上的跌宕起伏、学术上的坚忍不拔都进行了阐述。接着，卜氏从宇宙论、人性论和有神论三个方面入手，侧重于从思想层面进行解读，特别注重朱熹从其前辈们的理论观点上汲取对其有益的养分，剖析了朱子哲学的深刻内涵，较系统地介绍了朱子理学思想体系。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虽然朱子后来谈论过有神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有神论者，但是对于朱熹哲学真正的重点必须放在“德与宇宙概念的关系”上，更应放在“作为物质与道德秩序基础的仁”上，因为“仁就是万物的根源和总和”，“仁既是起点，也是终极目的”。<sup>①</sup>

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朱子与宋代理学导论”所示，本书的重点是阐述朱子学，但朱子学的由来在于他的老师们。因此，本书的开篇就明确提出中国哲学可以在其经典著作中找到其源泉，因而先介绍了朱子学产生的背景，包括政治和社会背景，更多的是他的师承背景，因为有北宋周敦颐、邵雍、程氏兄弟和张载开启的宋代儒学对先前儒学另一种诠释，从而到朱熹集大成，朱熹又通过他的众多学生将其思想传播到各地，最终形成了影响中国思想几百年的宋明理学。同时，作者也花了大量笔墨去介绍朱子受教育的情况，更说明了他与那些先师们的关系。朱子学的传承性还表现在他对中国儒释道三种哲学的传承，因为在他的教育中，既接受了周敦颐等人的理学思想，还分别从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London: Probsthain & Co., 1923), 317.

胡籍溪、刘屏山那里接受了一些佛教和道教思想，比如，在阐述朱之对“心”的思想时，卜道成指出，朱子经常使用与佛家类似的语言，这可能是源于早期佛家对他的影响。<sup>①</sup>正是这样对其先师们的传承，使得朱子不仅集合宋代五位哲人思想之大成，也集了儒释道之大成。所以，卜氏宣称，“毫无疑问的是，许多宋明理学的新观点和新思想，尤其是朱熹，都从佛道中受益”<sup>②</sup>。就是在这种历史描述中，卜道成完成了朱子学的系统阐述，以致陈荣捷先生也明确表示，西方以朱子哲学为主题，“为有系统之讨论者，可谓自Bruce始”，而且“支节诚有未当，而大致不谬”<sup>③</sup>。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译者谢晓东在译后记中称：“这是一部从西方人的视角对朱熹哲学进行研究的开拓性著作。”很好地诠释了卜道成朱子哲学研究的成就和意义。

## 二、以西学格义朱子人性

卜道成是作为浸礼会成员到中国来传教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传教服务。因此，在对朱子哲学的诠释过程，仍然沿袭“以西释中”的路径，在多数场合，将朱子哲学思想与西方神学思想对比分析，以西学来格义朱子人性哲学，甚至借助于西方神学理论框架对其进行诠释和解读，强调了朱子哲学的伦理性。

由于卜道成的传教士身份以及他前期接受教育的背景，特别是，作为传教士想要为西方神学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土壤，因此，在诠释朱子哲学时总是拿来与西方神学、哲学进行格义比较。1918年，卜氏在《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报》（*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of the*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252-253.

<sup>②</sup> *Ibid.*, 63.

<sup>③</sup> 陈荣捷：《朱学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0页。[CHEN Rongjie, *Zhu xue lun ji*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7), 280.]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发表《宋代哲学的有神之意义》(The Theistic Import of the Sung Philosophy),重提朱子是不是唯物的问题,他认为理学不分精神与物质,而分气质与道德,历史万物之源,因此,具有宗教性。同时,理又包含仁智,因此也是道德,道有条理,因此有伦理性。太极是道德的全部,天是主宰,人性由天所赋予。<sup>①</sup>而《朱子及其师承》一书开篇就以朱子学的重要术语“性理”开始,指出这个词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和意义,是朱子学的核心教义。随后,他就明确表示:“性理这个词就像西方古老哲学词汇一样,它涉及范围广阔,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形而上的。”<sup>②</sup>因此,他提醒西方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要牢记这点,这样才能理解中国哲学。又如,在对朱子理气观进行介绍时,他先比较了圣约翰“上帝是光”和朱熹“天即理也”两个判断,认为虽然两者采取的术语不同,但是这两句话的意思相差不大。他宣称朱子的理气观与西方哲学的物质与意识二元论类似,都是在寻求那个宇宙现象问题的二元论解释。他又将朱子关于物质和精神的论述与斯宾诺莎的物质与精神进行比较,说两者非常的接近。特别在阐述朱子的人性论时,他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朱子观点和柏格森的‘原始冲动’(elan vital)理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sup>③</sup>同时,书中还引用了那个时代西方知识界如威廉奈特(William Knight)、奥利弗洛奇(Oliver Lodge)等人的理论成果,甚至是一些圣经箴言、语录,所有这些,其目的都在于用西学来格义朱子学,从而寻求中西文化、中西哲学的相似性和相通性。

在卜道成看来,朱子哲学的特点就在于他的宗教性和伦理性,这种宗教性和伦理性恰恰又是西学中的重要内容。如在论述朱子的理时,卜道成指出“理的四个组成部分其实就是西方心理学家们提出的

---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The Theistic Import of the Sung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49 (1918): 111-127.

<sup>②</sup> J. Percy Bruce,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3-4.

<sup>③</sup> *Ibid.*, 212.

意识三阶段，即知、情、意，只是增加了德”<sup>①</sup>。而且“理具有伦理性，因为‘盖理则纯粹至善’”。所以，他批评麦格基的将“理”译为fate，因为这个词不具有伦理性。在卜道成看来，理最重要的一点是“具有伦理性”，它是一种“伦理法制”（ethical principle）。<sup>②</sup>因此，他强调要从一个更为广义上去理解将理译成Law。<sup>③</sup>而在论述道时，他更进一步指出这个词尤其能说明理的普遍性和伦理性。但是在英文理却很难找到一个词来表达这方面的含义，比如以前可能的翻译Way、Path、Reason或者Logos，都不足以表达这方面的含义，因此卜道成认为最好的翻译应该是“Moral Order”，也即是讲一种道德秩序。<sup>④</sup>同时，朱子学与佛家、道家的区别也在于其伦理性。佛家强调的是一种轮回，道家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但是朱熹则认为心体万物，“心统性情”，而这种统一性的基础就在于伦理性，不是形而上的。<sup>⑤</sup>因此，作为全书的结论，卜氏认为：“对于朱熹来说，仁是最重要的，仁是宇宙的基础和万物最终的理，是万善之源、德性之根，仁是一切，一切归仁！”<sup>⑥</sup>

这种以宗教性和伦理性为重要内容的西学格义也体现在其译文中，如在翻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句时，卜道成将其译为“The alternation of the negative and positive modes is what is termed Moral Law. The law of their succession is goodness; their realization is nature.”，并指出这个翻译与之前De Groot《中国的宗教》第10页的翻译“the universal Yin and the universal Yang”是不一样的，强调的是变化。至于为什么“一阴一阳之谓道”，他解释说，从后面的句子可以看出，永不停止的“继之者”不仅是理，更是伦理，是“善”。这种变化导致的结果就是性，即“成之者性也”，因此是善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116.

<sup>②</sup> *Ibid.*, 117.

<sup>③</sup> *Ibid.*, 119.

<sup>④</sup> *Ibid.*, 163.

<sup>⑤</sup> *Ibid.*, 253.

<sup>⑥</sup> *Ibid.*, 319.

的。他进一步指出，后面两句的区别主要在时间上的不同。“继之者善”说的是人出生的时候，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即使是如文本所说的只有阴阳存在的时候，他们的变化就是道，这个道包含了人性的四德“仁义礼智”。<sup>①</sup>

可见，卜道成认为，朱子学的重点在于对伦理道德和宇宙概念关系的探索，所有问题的终极归结是一与多的问题。由于其特殊身份，卜道成对于有些术语的理解上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魄”和“神”的概念，“苍苍”和“帝”的概念等，这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为传教士的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认为卜道成撰写《朱子及其师承》的首要目的是给他翻译的《朱子之人性哲学》进行介绍，其次是向基督徒们阐明朱子人性论的观点。但是，他认为卜道成结论说“对朱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仁”是对修订后的圣经说“最重要的是慈”的回应，进而重点批评了仁的翻译，指出如果将仁译为love，则很难推翻他的结论。这种love到底是哪一种呢？当然不是父母母亲的，也不是孝顺的，更不是异性之间的。至少上帝的爱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知道，当然也不会被朱子所接受，因为他宣传上帝是理。同时他也指出理雅各翻译成benevolence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个词在圣经里只出现过一次，进而指出应该翻译成charity。<sup>②</sup> 不得不说，翟理思的观点还受到当时传教士们之间的译名之争的影响，主要在探讨几个词的译法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卜道成站在西方的视角来检视朱子学，但是，作为第一个系统研究和译介朱子学的西方传教士兼汉学家，卜氏通读朱子学著作，文中尽量用朱子学著作的原语去诠释相关的观点，进而也引述一些西方哲学、科学原著进行一种跨时空的格义比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London, Probsthain & Co., 1922), 56-57.

<sup>②</sup> H. A. Giles, "Review: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by J. Percy Bruc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3 (Jul., 1924): 459-461.

较，较好地开拓了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研究。正如张新国认为卜道成“返本开新”的解经方法正是西方哲学家从社会学意义上在“语境”下梳理和诠释“语义”方法的有效运用。<sup>①</sup>如上文翟理思提到的“仁”，还有“敬”他采用的是serious，而不是其他传教士用的reverence等，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对朱子哲学的诠释。又如，对五行“金木水火土”各词的翻译使用的词汇与简单使用metal、wood、water、fire等不同，偏重于带有-eous后缀的词，金Metallic、木Ligneous、水Aqueous、火Igneous<sup>②</sup>，这些词是源于17世纪的拉丁语词汇，均表示的是有这些东西属性的词汇，如牛津词典对Aqueous的解释是“of or containing water, especially as a solvent or medium, like water, watery, Origin mid 17th cent.: from medieval Latin aqueus”。<sup>③</sup>从五行所代表的含义看，卜氏使用的词汇更为恰当，体现中国哲学和文化精神。有评论指出，虽然朱子语言简单，而且大部分是口语写作，但是作为一名哲学家，相比于哲学术语而言，其用语的语法如何显得不是那么重要，更何况汉语又是那么特殊的一种语言。卜道成长期在中国生活，其《朱子及其师承》给我们很好地呈现了中国思想史，结论是朱子相信并教授有人格神(a conscious God)存在，卜道成认为宋代学者一直在反对当时那种神人同形的观点。<sup>④</sup>

---

<sup>①</sup> 张新国：《论卜道成“返本开新”的解经方法——述评〈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载朱子学会编：《朱子学年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02-208页。[ZHANG Xinguo, “The interpretation methods of Bruce on Chinese classics: a review on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in *Zhu zi xue nian jian*, ed. Zhuzi Xuehu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202-208.]

<sup>②</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92.

<sup>③</sup> 《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93页。[*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93.]

<sup>④</sup> A. C. Moule, “Review: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by J. Percy Bruce,” *The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Vol. 25, No. 99 (APRIL, 1924): 329-331.

### 三、以中西相解翻译朱子人性

1922年，卜道成在麦格基译《朱子全书》49卷近半个世纪之后，节选同一中文底本的第42卷至第48卷进行翻译，取名为《朱子之人性哲学》，成为英语世界第二部朱子学单行本译著。其内容包括，总目为“性理”，下面涉及性命、性、人物之性、气质之性、命、才、心、心性、定性、情意、志气志意、思虑、道、理、德、仁、仁义、仁义礼智、仁义礼智信、诚、忠信、忠恕、恭敬等章节，全依原文进行排列，并将原文的出处提前标注于译文之前。

卜道成在前言中对翻译本书目的时指出，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之前有很多中国经典和中国哲学家被译介到英语世界，但是作为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广的朱子著作却很少被翻译成英文。这种缺失对于要理解中国人思想的西方学者不得不引起注意，因为他们会发现对于那些具有很高伦理标准的中国经典，在一定程度上其内容很混杂，而且很明显研读那些著作是了解中国人思想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也必须承认他们会经常感叹中国思想在本质上更加系统和扼要。卜氏认为由于朱子不仅是中国的思想大师也是世界的思想大师，因此其关于人性哲学的讲话和著作就应该让学习哲学和宗教的学生了解，而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比较研究。此外，还需仔细研读著作中他的思想和辩证方法，从而实现中西在朱子人性哲学上的相解。为了实现这种相解，卜氏特别注重译文的可读性，这种可读性体现在语言的可读性和信息的丰富性上。

虽然卜道成自己一再强调译文最重要的是正确翻译原作的思想和内容，但是他特别强调要保持英文的简洁性和可读性。因此他在翻译中，采取比较灵活自由的译法，适当地增加一些词语进行意译。例如：

Yung Chih asked: Tho other day, sir, referring to the passage, “If Virtue fails to overcome the Ether, the Nature

and the Decree follow the Ether; **but** if Virtue succeeds in overcoming the Ether, the Nature and the Decree follow Virtue,” you said that the word “Decree” is to be interpreted as “to obey a command”; but, at that very time, I happened to read your former reply to P’an Kung Shu, **in which** you argue that the words “Decree” and “Nature” are two terms for the same thing, reading the phrase as the Nature and the Decree; and that it is because of this that **the Philosopher Chang** later on distinguishes the two—the Nature as Heaven’s Virtue, and the Decree as Heavens Law.

Answer. And it is so. but the word Decree is some what slighter.

Hsien asked: If you regard the words “Nature” and “Decree” as two substantive words, how do you explain **the particle** which is combined with the terms “Ether and Virtue”? You will surely have to interpret it as meaning that the Nature and the Decree both follow the Ether. or both follow Virtue. as the case may be.

Answer. That is just what Heng Ch’u’s text says.<sup>①</sup>

（原文：用之问，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前日见先生说，以性命之命，为听命之命。适见先生旧答潘恭叔书，以命与性字只一般如言性与命也。所以后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也是如此。但命字较轻得些，倘问若将性命作两字看则于气于德字如何地说得来。则当云性命皆由于气由于德始得。曰：横渠文自如此。）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8-9. 黑体为笔者所加，下同。

为了使译文连贯，卜道成增加了一些连接性词汇表达：if、in which等；同时，为了更清楚地表明相关内容，增加了referring to the passage和the philosopher Chang、the particle等词组。又如：**Just now**, sir, in your reply to Yen Shih Heng you said: “The Dictum ‘The law of their succession is goodness’, in the Great Appendix of the Yi, refers to the time before birth, while Mencius in his dictum refers to the time after birth.”<sup>①</sup> 此句中的just now紧接着上一条，原文为“近观”，这种改译说明译者的语言流畅，注重逻辑顺序。此外，译文中又对于曰的主语，卜道成都加了the philosopher，可见其一方面对朱子哲学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对英语连贯和流畅性的一种方法。

关于翻译的实质，卜道成在译本前言中认为与其他中国经典甚至宋代哲学家相比，朱子的语言简洁，但是，语言简洁不等于说其思想很容易掌握。相反，由于原文中有很多俗语，以及有许多其他哲学家的著作，并有大量对一些并非独立问题的答案，要完全理解其实特别困难。更为重要的是，朱子在他的语录中经常认为他的听众应该具有先前的相关背景 and 知识，这对于后世的读者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了尽力还原朱子的哲学思想，他适时地增加副文本注释，用于说明，帮助读者理解。如上文“用之问”一段，为了读者更好理解原文内容，译者在原文中增加了两大段的脚注，一是为了说明引文的出处，从张载的《正蒙》中来；二是为了说明几个词的意义用法，如“于”“命”的词性除了现在常见用法外，也可用作动词。因此，在本条的翻译中，译者尽量去按原文的意思进行翻译，并说明朱子就是这样理解张载的原文。还有如一些中文的纪年法“天干”“地支”等都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另一方面，卜氏认为英汉两种语言的结构差异很大，许多词在原文中没有但是要完整反映其思想必须在译文中体现，也采取了增

---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124.

词的译法。值得一提的是，译者在增加的部分用斜体或者加括号进行区分，利于读者进行查阅比较。如在翻译“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时“The Five Agents resolve into the one negative and the one positive ether; the negative and positive ethers resolve into the one Supreme Ultimate.”<sup>①</sup>其中增加了resolve into the并进行斜体标注。而且，在脚注中增加了引文的来源和一些特殊观点的典故或者人物的生平信息。

整体来说，卜道成的译本不像纯粹的一种哲学文本，其语言较为流畅，可读性强，为朱子学在英语读者中的传播提供了便利。这种便利，无疑对西方研究和学习中国哲学思想具有很大的帮助。

#### 四、中西差异产生的误读误译

虽然卜道成宣称要尽力去维护和反映朱子及中国哲学的原意，但是终于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哲学思想理解的偏差，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误读误译。

一方面，这种误读误译体现在对中文字的理解上，如将朱子的重要著作《近思录》译为*modern thought*<sup>②</sup>，简单地把“近思”误读成了“近代思想”。完全忽略了朱子“近思”二字取自《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对此，朱熹注释为“四者皆学问思辨之事耳”。<sup>③</sup>又如：

I Chuan's four words, "The Nature is Law," are not to be gainsaid; they are really the outcome of subjective investigation. Later teachers only repeat what they have heard from others,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401.

<sup>②</sup> *Ibid.*, 182.

<sup>③</sup>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90页。[ZHU Xi, *Si shu zhang ju ji z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6), 190].

without examining in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ir own being, and therefore err in many directions.<sup>①</sup>

（原文：伊川性即理也四字，颠扑不破。实自己上见得出来，其后诸公只听得便说将去，实不曾就已上见得，多有差处。）

这句里的“诸公”译者自作主张译成teachers，这不符合朱子的原意，他是泛指其他人，“听得便说”也不是heard from others是听得伊川说过的话；而同时“己上见得”是指理解里面的内涵，即性是一种理，所以本句前后两处的译文均没有体现。

另一方面，误读误译体现在对一些字、词、句的理解上。如：

When we say that Love pertains to the positive mode, and Righteousness to the negative, the term Love refers to outgoing activity, and the term Righteousness to conser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Yang Tzu's saying, "As actuated by Love he is weak, as Actuated by Righteousness he is strong," expresses a different idea. The fact is, you cannot say it must be either one or the other; it depends upon the point of view.<sup>②</sup>

（原文：以仁属阳，以义属阴。仁主发动而言，义主收敛而言。若扬子云：“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又自是一义。便是这物事不可一定名之，看他用处如何。）

此句是谈仁，仁作为儒学和朱子学中重要概念，受到不同的重视和解读。为了译文的流畅，译者增加了许多人称的主语，如we、he、you等，为了更合逻辑结构，增加了on the other hand进行衔接，将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21.

<sup>②</sup> Ibid., 388.

“又自是一义”转换清楚表达。但是，译文将“发动”译为outgoing activity，“看他用处如何”译为the point of view误读了朱子的观点。

“发动”“已发”和“未发”都是朱子学中的重要概念，其中的“未发”“已发”最早见于《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sup>①</sup>。用于说明情感和情绪所能体验的两个状态。而outgoing activity没有体现出那种情感和人性化的特征。同样，the point of view只是强调了观点的不一致，没有将其发后的用处说出来，也是不当的。

再如，对“四端”的翻译，有时采取的是the Four Terminals，有时用的是the Four Principles。<sup>②</sup>一方面反映了作者对四端的认识不是很清楚，不管是terminals还是principles都没有体现出作为哲学意义上的概念。四端起源于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sup>③</sup>。而terminals的意思更具有终点的意义，principles则更为强调的是一种规范，一种道德。又如：

On being asked **a question** with regard to the chapter on Virtue failing to overcome the Ether, **the Philosopher** replied: What Chang Tzu says is that the Nature and the Ether both flow down from above. If, however, the Virtue **in me** is not **adequate** to overcome the ethereal element, then there is no more than a capacity to receive the Ether which Heaven imparts to me. But if this Virtue is adequate to overcome the ethereal element, then what I receive of **Heaven's** endowment is wholly Virtue. **If**, therefore, **there is** “the exhaustive investigation of

<sup>①</sup>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8页。

<sup>②</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400.

<sup>③</sup>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39页。

principles” with “the complete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e”, what I receive is wholly Heaven’s Virtue, and what He bestows upon me is wholly Heaven’s Law. Of the ethereal element the only things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are life and death, longevity and brevity of life; for life and death, longevity and brevity of life, with poverty and wealth, these return to Him as the ethereal ele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things spoken of by Mencius when he says, “Righteousness as between sovereign and minister, and Love as between father and son, these things are the Decree, but there is also the Nature; the noble man does not say with reference to them ‘They are decreed’”, these must all proceed from myself and not from Him.<sup>①</sup>

（原文：问德不胜气一章。曰。张子只是说性与气皆从上面流下来。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胜其气。则只是承当得他那所赋之气。若是德有以胜其气。则我之所以受其赋予者皆是德。故穷理尽性。则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赋予我者皆天之理。气之不可变者。惟死生修夭而已。盖死生修夭。富贵贫贱。这却还他气。至义之于君臣。仁之于父子。所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个却须由我不由他了。）

卜道成对故“穷理尽性”这一句的脚注解释是张载引自《易经》，其译文也是转自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对后面what I receive脚注是性，what He脚注是命。事实上，这句在《易经》里完整的说法是“穷理尽性至于命”而在《正蒙》里这句后面是“穷理尽性，则性天德，命天理，气之不可变者，独死生修夭而已”。重点要说的是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10.

性与命的区别，朱熹这里加上“我之所受”“其所以赋予我者”是说的两种“气”。所以后面说“气之不可变者”“还他气”。对此，素有理学字典之称的《北溪字义》里解释：“此等命字，皆是专指理而言。”而“贫富贵贱、夭寿福祸，死生有命是乃就受气之短长厚薄不齐上论”<sup>①</sup>。而对于“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禀气之清浊不齐上论”<sup>②</sup>。因此卜氏的这段译文，误译了朱子的思想。首先，为什么是a question? 原文是问这一章，应该是对这一章的理解。然后，将：自家之德：译为virtue in me, “其”和“他”都已成了He或者him, 从而形成了一种“我”与“他”的对立，似有不妥，但是“有以”译为adequate符合英文习惯，非常自然。其次，对“故穷理尽性”增加if这样的词来表示一种假设，更是不妥。因为，对于朱子来说，“穷理尽性”是他接受并宣扬的观点，就是因为“穷理尽性至于命”，所以说：“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赋予我者皆天之理。”这些在朱熹看来都是“理”，而“理不外乎气”。“死生修夭，富贵贫贱”这个气是受气之长短，也是所谓“天命”是无法更改的，但是“义之于君臣，仁之于父子”这个气的清浊，是可以自己努力实现的，也就是“由我不由他”了。因此，译为these return to Him as the ethereal element和these must all proceed from myself and not from Him均是不恰当的。

凡此种种，或许正如译者自己所坦言在翻译中遇到一系列新的困难。首先，翻译的困难会出现在对其他哲学家著作的引述中，有时引述其他哲学家的话经常会在不同语境下重复，如果没有对表达和连续性进行解读，以此为基础的观点就会很模糊和令人困惑。其次，翻译的困难来自同一段话可能在不同场合使用，有时候甚至在句子中间使用，要正确诠释和保持这些话的连续性简直就是译者的梦魇。而且，

<sup>①</sup> 陈淳：《北溪字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CHEN Chun, *Bei xi zi y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1.]

<sup>②</sup> 同上，第2页。

观点和引文正确在很大程度上每个词也是正确的。然而，中文的字在很多情况下与英文单词并不对等，而且很多观点经常是同一个字，但是如果将那个字对应的每个变化情况都变换词语和采取不同的解释，其观点就会变得不准确。<sup>①</sup>因此，陈荣捷在对其译文进行评价时也说“不无错误”<sup>②</sup>。

## 五、结语

作为一名在中国生活、传教、办学近40年的英国早期汉学家，卜道成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习中国语言，深悟中国哲学奥妙，试图以中国哲学语言来诠释中国哲学。他一方面对传教士们的朱子学诠释和翻译进行批评，指出之前的翻译主要在探索朱子的宇宙观，而不是哲学；另一方面，卜道成积极译介朱子学，强调了朱子思想也是世界思想，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其思想，特别是了解中国人的人性思想，开启了英语世界系统研究朱子学的先河。无论哪一方面，对于朱子学和中国哲学在海外的传播都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他跳出了之前“碎片化”译介朱子学的圈子，将朱熹置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接续的师承关系中，从历史视角较为全面地诠释和传播了中国思想家的人性思想。

卜氏在诠释和翻译朱子学时，结合自己的文化背景，对中西哲学进行格义和比较，侧重讨论朱子的人性哲学，试图在中西文化间寻求一定的共性，尽力以简单流畅的英文进行译介，强调译文的可读性。当其译本出版后，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以“宋代哲学”为题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撰文推介卜道成对朱子哲学译本《朱子之人性哲学》，并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韦

---

<sup>①</sup> J. Percy Bruc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xii-xiii.

<sup>②</sup> 陈荣捷：《朱学论集》，第280页。

利认为该译本是首部最认真和详细地对宋代哲学向欧洲的译介，完全超越了诸如贾斯达（Le Gall）<sup>①</sup>等人的著作，他的译文仔细和准确，他的翻译经历千辛万苦，虽然有些阐释存在质疑，但赢得了研究中国思想学者的尊重。<sup>②</sup>的确，在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卜道成长期在华传教和创办教育经历、对中西两种文化和人性的深入比较和思考、以英语读者为目标的朱子学诠释路径值得学人们关注和借鉴。

---

<sup>①</sup> 笔者注：Stanislas Le Gall（1858-1916）耶稣会神父，汉语名贾斯达，曾在中国传教，撰写过《朱熹的哲学及其影响》（*LE PHILOSOPHE TCHOU HI: Sa Doctrine Son Influence*），1894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

<sup>②</sup> Arthur David Waley and Waley (AKA), "Sung Philosophy,"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6 Nov. (1922): 747.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istorical Archive, [EB/OL][2019-11-14]. <https://link.gale.com/apps/doc/EX1200203906/GDCS?u=nankai&sid=GD CS&xid=68dbfbd3>.

##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ruce, J. Percy. "The Theistic Import of the Sung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49 (1918): 111-127.
- \_\_\_\_\_.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London: Probsthain & Co., 1922.
- \_\_\_\_\_.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London: Probsthain & Co., 1923.
- Giles, H. A. "Review: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by J. Percy Bruc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3 (1924): 459-461.
- Moule, A. C. "Review: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by J. Percy Bruce." *The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Vol. 25, No. 99 (1924): 329-331.
- Waley, Arthur David and Waley (AKA). "Sung Philosophy."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6 (1922): 747.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istorical Archive.[EB/OL].[2019-11-14]. <https://link.gale.com/apps/doc/EX1200203906/GDCS?u=nankai&sid=GDCS&xid=68dbfbd3>.

###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 [英]卜道成：《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朱熹》，张晓霞、张洪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14年。[Bruce, J. Percy.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ZHANG Xiaoxia and ZHANG Hong. Shanghai: East Press, 2014.]
- [英]卜道成：《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谢晓东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Bruce, J. Percy.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u Hsi and the Sung School of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XIE Xiaodong. Xiamen: Xiame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 陈淳：《北溪字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CHEN Chun. *Bei xi zi y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陈荣捷：《朱学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CHEN Rongjie. *Zhu xue lun ji*.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7.]

- 程利田：《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年。[CHEN Litian. *The Communic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n Overseas*. Fuzhou: Haixia Wen Yi Chubanshe, 2016.]
- 赖文斌：《“理”屈且词穷：麦格基与第一部朱子文献英译本》，《中国翻译》，2020年第3期，第49-58页。[LAI Wenbin. “McClatchie and the Earlies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3 (2020): 49-58.]
- 张品端：《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ZHANG Pinduan.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 of Neo-Confucianism in Oversea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9.]
- 张新国：《论卜道成“返本开新”的解经方法——述评〈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载朱子学会编：《朱子学年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02-208页。[ZHANG Xinguo. “The interpretation methods of Bruce on Chinese clas-sics: a review on *Chu Hsi and his Masters*.” In *Zhu zi xue nian jian*. Edited by Zhuzi Xuehui, 202-208.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ZHU Xi. *Si shu zhang ju ji z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6.]